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blue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right, a yellow street lamp with a black frame and a diamond-shaped top is illuminated, casting a warm glow. In the lower left, a man in a dark jacket and light shirt walks away, carrying a large yellow bag. The title '雾都孤儿'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yellow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right.

雾都孤儿

熊友榛 译

通俗文艺出版社

1152
5-10

霧都孤兒

查理茲·狄更斯

熊友榛

通俗文艺出版社

目次

第一章	奧利弗的出生地.....	1
第二章	奧利弗·特尉斯特的成长和所受的教育.....	3
第三章	分配給奧利弗的工作.....	7
第四章	奧利弗請求再添点稀粥.....	8
第五章	奧利弗差一点被带走.....	13
第六章	貧民院的大門上再一次貼出懸賞招領的 告示.....	15
第七章	奧利弗步行到倫敦，路遇一位奇怪的小 先生.....	20
第八章	这位快活的老先生教他的學生們干些什 么.....	27
第九章	奧利弗发现了他的新朋友們究竟是个什 么人.....	30
第十章	奧利弗有人照顧了.....	34
第十一章	奧利弗被派出去做一件事.....	39
第十二章	奧利弗的老朋友們都在为他担忧.....	43
第十三章	奧利弗被捉回.....	46
第十四章	又回到費根的家里.....	50
第十五章	一个阴谋。奧利弗被送到 <u>比尔</u> 的家里去.....	56

第十六章	远行.....	59
第十七章	<u>費根</u> 在担心。他和一个神秘的人物交談.....	63
第十八章	远行的后果.....	67
第十九章	“賊”被捉住了.....	69
第二十章	<u>奧利弗</u> 生活在朋友之中.....	72
第二十一章	来了一位客人.....	76
第二十二章	<u>藍茜</u> 偷听到的又一次談話.....	78
第二十三章	<u>藍茜</u> 决定去看 <u>路絲·麥利</u> 小姐.....	80
第二十四章	会晤.....	82
第二十五章	<u>奧利弗</u> 会見了老朋友.....	86
第二十六章	<u>費根</u> 又猜疑起来了.....	90
第二十七章	<u>費根</u> 和 <u>比尔</u> 的對話.....	92
第二十八章	<u>比尔</u> 的逃亡.....	98
第二十九章	回到 <u>倫敦</u>	100
第三十章	追击.....	105
第三十一章	結局.....	109
譯者的話		114

第一章

奥利弗的出生地

有一天，这个日子对讀者說来是无关重要的；在一个小城镇的貧民救济院里，一个男孩降生了，他的名字就写在本章的标题里。自从教区医生把他接生下来，有好大的工夫，这孩子能不能生存下去，需不需要起个名字，还是个很大的疑問。如果他活不成，这个故事就可能永远不会写出来了。实际情况是这样：为了使这个婴儿开始呼吸，是很困难的。假使在这期間，在奥利弗的周圍有战战兢兢的祖母和外祖母，有提心吊胆的姑姑、姨姨們，有富有經驗的护士和手术高明的医生們，无疑地他立刻会被折磨死的。但由于他身旁只有貧民院里的一个老太婆和一个教区医生，奥利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抵抗力掙扎着。过了一些时候，奥利弗突然大哭一声；这样，就向貧民院里的人們宣布，本教区增加了一个新的負担。

当奥利弗第一次这样証明他的肺部是在正常而自由地运动时，一个躺在鉄床上面色蒼白的年青女子，把毯子掀开，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用着极微弱的声音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看这孩子，再死吧。”

正坐在炉火旁烤着双手的医生，站起来走到床前边說，“噢，你怎能說就要死呢。”

“上帝保佑她，不会死的，”那个老护士从瓶子口上吸了一

口酒，一边說着，一边把那个綠玻璃瓶放到口袋里。“先生，等她活到我这么大年紀，象我一样生上十三个孩子，死掉十一个，仅留下的两个都和我一道住在貧民院里，她就懂得不該那样动不动說死了，愿上帝保佑她！”

病人摇了摇头，对着嬰兒伸出她的一只手。医生把孩子放到她怀里，她激动地吻着孩子的前額。后然，她圓睜着眼睛向四周望了一下，周身发抖，倒在枕头上就死了。

“完了。”医生說。

“呀，可怜的人儿，她当真死了！”护士說着走去抱起那孩子。

医生戴上帽子，当他走出房門以前，在床边停了一下說，“这姑娘很漂亮，她是哪里人？”

“昨天晚上有人把她送到这里，”老太婆答道。“她躺在街上：——因为她的鞋子都走破了，显然她走过很远的路程；她是哪里人，她到哪里去，誰也不知道。”

“又是那么些事，”医生搖着头說。“再見！”医生走出去吃晚飯。老护士又从綠玻璃瓶里喝了一口酒，坐在靠近火炉的一把椅子上，开始給嬰兒穿衣服。

要說明衣服有多么大的作用，小奥利弗·特耐斯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当他仅仅包在一張毯子里的时候，人們还很难說他是一个貴族人家的后代，还是一个乞丐的儿子。但当护士給他穿上那件貧民院里旧得发黄的白布衫时，他的身份立刻就被确定了——一个教区的孩子——貧民院的孤儿——为众人所唾弃而无人怜悯的人。

奥利弗大声地哭着。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个孤儿，要靠貧民

院当局的慈悲来維持生命，他会哭得更加厉害得多哩。

第二章

奥利弗·特尉斯特的成长和所受的教育

貧民院的当局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新生的嬰兒，因而把这件事向教区当局报告。教区当局就把奥利弗送到大約三哩路以外的一个貧民院分院去。在那个分院里，还有二三十个嬰兒整天在地板上乱滚乱爬着，从沒有人为了使他們多吃飯多穿衣来麻煩他們。一个上年紀的妇人，每周为每个小孩領取七个半辨士。七个半辨士可以买很多东西——东西太多了，一个嬰兒吃不完，这个有經驗的妇女就这样想。她很懂得怎样是为兒童好，怎样是对自己有利。因而，她留下大半数的金錢为自己使用，便給予孩子們尽可能少的和尽可能坏的飲食。她用这种办法的結果，使十个孩子中有八九个是因飢餓、寒冷或缺乏照顧而死亡。

有时候，当某个孩子发生了非常引人注意的事故时，教区的居民們，就提出一些难答的問題进行質問。但医生和教区小吏总会把問題平息下去的；医生常把孩子解剖了証明肚內沒有东西（这的确是真实的情况），而那位小吏呢，教区当局教他发什么誓，他就发什么誓。此外，董事会过一定的時間，就到貧民院分院去視察一次，他們照例是在去視察的前一天，派小吏先行通知。等他們到达时，孩子們都很整齐清洁，人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自然不可能期望培养出健康的儿童。奥利弗·特尉斯特九周岁了，他面色憔悴，身体瘦小，简直不象是个九岁的孩子。但是他的天然抵抗力，或者说他的父母留给了他一种很坚强的元气；大概就因为这点元气，他才有活到九周岁的可能。不管怎样，他已活到九岁，并且正在煤窖里过生日。另外，还有两个小家伙和他一块。因为他们胆敢说饿，三人都挨了一顿好打，之后，就禁闭起来。当分院的这位好主妇蜜太太从煤窖回来的时候，她出乎意料之外地看见教区小吏笨布尔先生站在花园门口，她非常吃惊。

“啊呀！笨布尔先生，是你么？”蜜太太说着同时又把头从窗口缩回来：“苏三，把奥利弗和那两个男孩都带到楼上去，马上把他们洗干净。”）然后回过头来说：“笨布尔先生，怎么啦，我多高兴看见你啊！”

蜜太太计算着时间，三个孩子已经从煤窖里带出来了，她才一边跑去开门，一边说：“啊呀，天哪！请进，先生，请，笨布尔先生，请进，先生。”

但是笨布尔先生生气了，因为他等了那么久，她才来开门。他很不高兴地跟随蜜太太走进小客室。蜜太太连忙给他搬椅子，笨布尔先生把帽子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坐下。

“我要问一句话，希望你别见怪，”蜜太太很温柔地说：“如果你不是那么远地走来，我就不说了。请问你喝点什么好喝？笨布尔先生？”

“一点不喝——一点不喝，”笨布尔摆着官架子说。

“哎，喝一点点吧！加上一点冷水和一块糖！”

笨布尔先咳嗽了一声，接着問：“是什么？”

“什么，为了这些亲爱的嬰兒們有时不舒服，我家里总不能不备一点酒。”蜜太太一边答話，一边打开碗橱拿出一瓶酒和一个酒杯。

“蜜太太，你給小孩們喝酒么？”笨布尔先生問。他的两只眼睛却在注視着她調酒。

“是呀，上帝保佑他們，虽然酒很貴，我还是供給他們，”这位太太答。“先生，你知道，我不能亲眼看着他們受苦呀。”

“不能，”笨布尔先生說；“你不能，蜜太太。你是个好心腸的女人。”（这时她把一杯酒放在他面前。）——“我一定报告給董事会，蜜太太。”（他把酒杯移到自己跟前。）——“蜜太太，你在情感上就象是孩子們的亲娘一样。”（他把一杯酒端在手里。）——“我——我祝你健康，蜜太太。”——他一口喝下了半杯。

“現在我們来談談公事吧，”这个小吏拿出一个皮公文夹說。“那个名叫奥利弗·特尉斯特的小孩，今天九岁了。”

“祝福他！”蜜太太用圍裙角擦着左眼說。

“虽然出了十鎊賞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鎊，而且我觉得教区方面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笨布尔先生說，“但我們一直还不能发现他的父亲是誰，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蜜太太惊奇地举起她的双手說：“那么他怎样有姓名的呢？”

“我創造的，”小吏很驕傲地說。

“你，笨布尔先生！”

“蜜太太，是我。我們按字母次序給孤儿們取名字。上一个孤儿是輪到‘斯’（S），——我給他命名叫斯瓦布尔。这次是

‘特’(T)——我就叫他特尉斯特。”

“呀，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先生！”奎太太說。

“罢了罢了，”小吏受到恭維很高兴；“奎太太，也許我是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他把酒和水都喝完了，接着說，“奧利弗現在太大了，不能再待在这里，董事会决定把他送回貧民救济院去，我亲自来带他的——所以馬上教他来見我。”

“我立刻叫他来，”她說完，离开客室去叫奧利弗。她想把奧利弗手上和臉上多年的油泥，尽量的一次洗搓干淨，然后把他帶进客室。

“奧利弗，对先生鞠躬，”奎太太說。

奧利弗鞠了一个躬，一半是对着坐在椅子上的小吏，一半是对着放在桌子上的小吏的帽子。

“奧利弗，你愿意跟我走么？”笨布尔先生問。

奧利弗正要說他跟誰走都愿意，忽然他抬眼瞥見奎太太站在小吏椅子后面，对他搖着拳头。他馬上懂得她的意思，因为那拳头經常沉重地打在他的身上，自然也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記憶里。

“她和我一道去么？”可怜的奧利弗問。

“她不能去，”笨布尔先生答。“但她有时会来看看你的。”

挨餓和經常地挨打，对于一个人的啼哭是起着很大的启发作用的；所以，奧利弗很自然地哭了起来。奎太太无数次地拥抱他，而奧利弗最感需要的，倒是她所給他的一块面包和一片奶油。她給他这点食品的目的，是为了怕他一到貧民院，就暴露出他挨餓的真相。奧利弗就这样，手里拿着一块面包，头上戴着教区發給的棕色布帽，跟着笨布尔先生离开了“家”。而在

这个“家”里，和藹的言語和慈祥的容顏，是從來沒有照耀過他那陰慘而悠長的幼年歲月的。

第 三 章

分配給奧利弗的工作

奧利弗走進貧民救濟院的大門，不過一刻鐘的工夫，笨布爾先生就來告訴他，今晚董事們舉行例會，吩咐奧利弗去見一見。奧利弗並不了解董事會是什麼東西，但聽到這個消息却很驚訝，他不知道他是應該哭呢還是應該笑；笨布爾沒有給他思索的機會，為了提醒他，就用手杖在他頭上敲了一下，為了使他活潑起來，又在他背上打了一下。然後，教他跟着走。於是他被帶進一間大房子里。那裏有八個到十個紳士們，正圍着一張桌子坐着。

笨布爾說：“向董事們鞠躬。”奧利弗擦掉眼里的幾滴淚水，他並沒有看見董事，却只看見了桌子，就對桌子鞠了一躬。

“小家伙，你叫什麼名字？”坐在首席高背椅子上的一个非常臃腫的紳士問。

奧利弗看見這麼多的大人先生就嚇呆了，他用极其低沉的聲音回答了問題，然後，一个穿白背心的紳士罵他是個笨蛋。在紳士們看來，也許這就是使這個孩子感到心情安適的最好辦法了。

“小家伙，”坐在高背椅子上的紳士說，“你聽我說。我想

你明白你是一个孤儿吧？”

“明白，先生。”奧利弗回答时，开始哭了。

“你为什么哭呢？”穿白背心的先生問道。“真是奇怪，这孩子有什么可哭的呢？”

“我希望你每天夜晚作禱告，”另一位先生厉声說，“你应该祝福养活你和照顧你的人們。”

“是，先生，”孩子說。

“好啦，你到这里来是受教育的，我們要教你学一种有用的行业。”坐在高背椅子上的胖紳士說。

“那么明天你就开始去拣破烂吧。”另一位先生說。

在那个小吏的命令下，奧利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他被带到另一間大屋子里，他倒在一張又硬又破的床上，抽抽嗒嗒的哭着睡着了。

第四章

奧利弗請求再添点稀粥

董事会的委員們都是些精明而能深思远虑的人們；当他們注意到貧民院的工作时，他們立刻发觉：穷人們都喜欢貧民院！这是最貧苦的人們的上等招待所——一年四季供給早、午、晚三餐，还有茶，——又是一所免費大旅社！董事們很机警地說，“噫！我們要馬上停止这一切。”因此他們建立起一种新制度，所有的貧民可以自己選擇，（他們不强迫任何人，哪里是他們在强迫人呢！）或是留在貧民院里慢慢地餓死，或是

出去很快的餓死。

根据新的制度，貧民院內的定食是每天三餐稀粥，每周每人两棵葱，禮拜天每人发給半块面包。当奧利弗入院的时候，新規定正在严格地执行中。最初反而多支出了些款子，因为丧事承办人的賬目增加了；但董事会对于他們計劃的成果是非常滿意的。

孩子們吃飯的地方是一所石头大厅。在飯厅的一端有一口大銅鍋；开飯的时候，由一个厨子和一两个女助手，把銅鍋里的粥先盛到飯碗里，每个孩子端一碗。除了节日以外，通常是絕不允許再添一点粥的。而在节日里，每人还发給二又四分之一两的面包。孩子們的飯碗是从来不需要洗涮的——因为他們用湯匙早把飯碗刮得干干淨淨。当他們吃完饭以后（这从不需要很长的時間），他們总是坐在那里，用一种貪婪的眼光盯住那个銅鍋，好象連砌鍋灶的磚头他們也能吞下去似的。

* * *

* *

奧利弗和他的同伴們，忍受着这种餓得半死不活的生活已有三个月。最后他們实在餓得要发狂了，一个照年齡說长得比較高的男孩，吓唬他的同伴們說，如果他不能每天再添一碗粥，說不定他就会把靠近他睡覺的孩子吃掉的。他那餓得发瘋似的眼光，使孩子們都相信了他說的話。因此，大家开了一个会，用抽籤办法决定誰應該在吃完晚飯之后，再向厨子要求添一碗粥，抽到籤的是奧利弗。

晚飯時間到了，孩子們都坐好。圍着长圓裙的厨子站在銅鍋前面，他的助手們在他后边。稀粥盛完了，在每人吃他需时极短的一份稀粥前，都要做漫长的感恩禱告。粥喝完了，孩子

們互相耳語着，還對着奧利弗擠眼睛。奧利弗雖然還是一個小孩，但他也餓得不能忍受了。他從飯桌前站起身來，手里拿着碗和湯匙，向着廚子走去。他對於自己的勇氣也感到驚訝，他說：

“先生，對不住，我還要添點。”

廚子是個很肥胖而強壯的家伙，但面色卻立刻變白了。他的助手們吓得呆若木鷄，孩子們也都很害怕。

最後，廚子用着很低弱的聲音問：“什麼！”奧利弗答道，“先生，對不住，我要再添一點。”

廚子捉住奧利弗，而且緊緊地抓牢他，然後高聲喊叫着告訴教區小吏。這時董事會正在開會，笨布爾非常緊張地衝進會議室，對着那個坐在高椅上的紳士說，

“林木根先生，對不住，先生；——奧利弗·特尉斯特要求添粥！”

每個人的面孔都顯露出恐怖神色。

林木根先生說，“要添粥！笨布爾，你鎮定點，清楚地回答我。你是說他吃完晚飯以後還要要求添粥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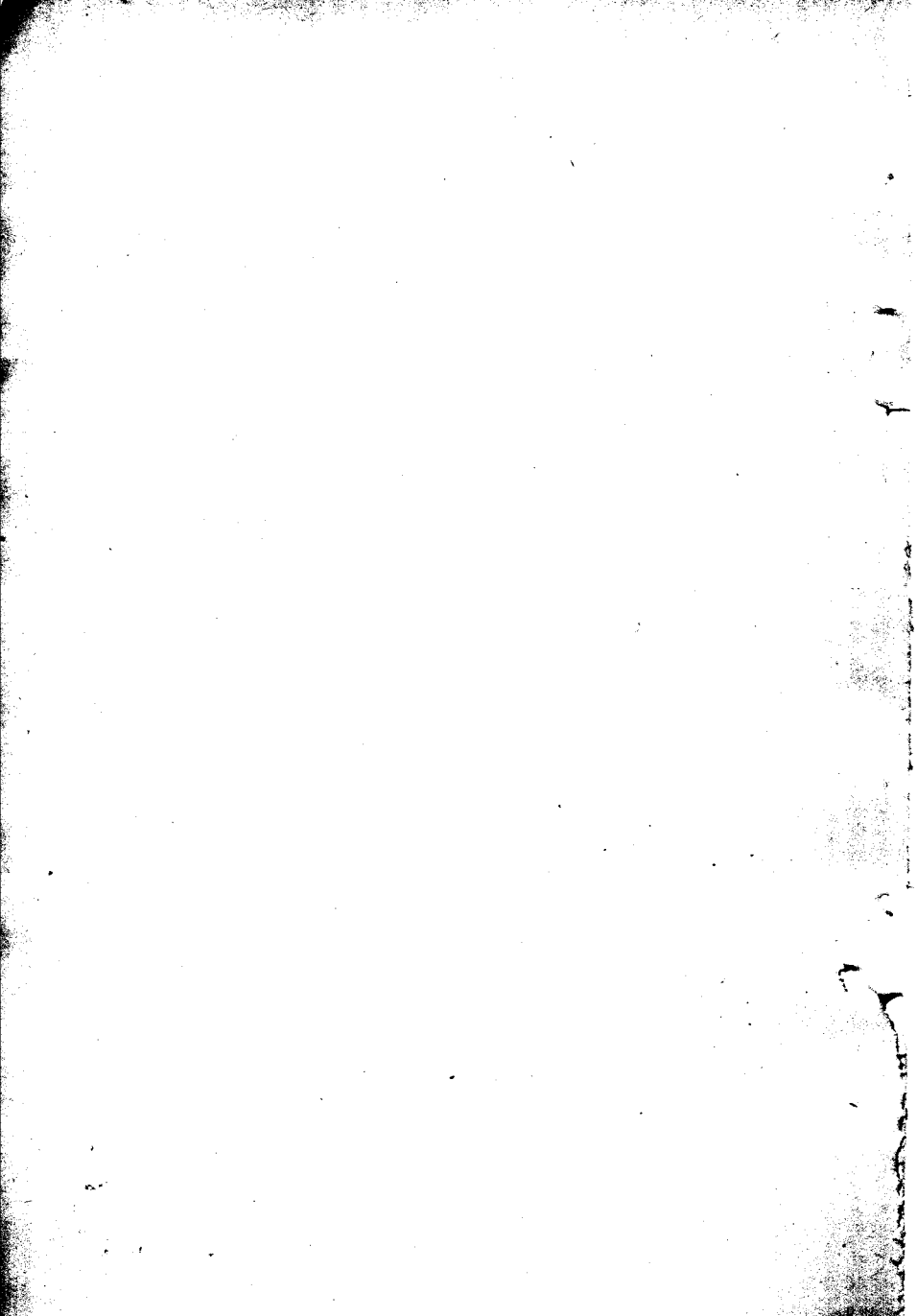
笨布爾答道，“他是這樣，先生。”

穿白背心的紳士說，“那孩子將來要受絞刑，我知道那孩子一定要受絞刑。”

大家都同意這位先生的意見。接着是一場緊張的討論。他們命令把奧利弗立即禁閉起來。第二天早晨，在大門外邊貼了一張告示，凡願把奧利弗從本教區弄走者，贈送賞金五鎊。換句話說，不論干什么行業的男女，凡願把奧利弗收為學徒的，除了可以把他帶走以外，還另發給五鎊賞金。



“我要再添一点。”



第五章

奧利弗差一点被帶走

在奧利弗为了要求添粥而犯了重大罪过之后，又过了一礼拜的光景，由于董事会的慈悲和賢明，他被关在黑暗而孤寂的小屋里，繼續做一个被严禁的囚犯。

反对这种“制度”的人們，且莫以为奧利弗在囚禁期間，就被剥夺了宗教和集会的权利。就集会說，每隔一天当孩子們吃飯的时候，他就被帶到飯厅去挨鞭打，做为对大家的警告和犯了罪的榜样。他的宗教权利，也同样沒有忽視；每天晚間在祈禱的时候，他就被連打帶踢地推进同一間屋子里去听孩子們做禱告。

当奧利弗在这样“舒适”的生活条件下，仍然还能活着的时候，一天早晨，有个扫烟囱的甘木費先生，赶着他的小驢車走上街来。在他路过貧民院門口时，他看見了懸賞的告示。

甘木費对着他的驢喝道，“吁——吁！”驢子沒听見命令繼續朝前走。甘木費从后面追过去，当头重打了它一鞭，几乎把它的头打破；然后他把車子調轉了头，又在驢子头上打了一鞭；然后，甘木費走到門前去看告示。

穿白背心的那位先生，双手交叉在背后，正站在大門口。他曾看見甘木費打驢子的情形。当甘木費走来看告示的时候，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他立刻看出甘木費这样狠心的主人，正是奧利弗所需要的。甘木費看了告示也笑了，因为这五